



READERS

读者[®]

合订本

2001.13—24 / 总第258—269期

珍藏版

◎ 博采中外 ◎ 荟萃精华 ◎ 启迪思想 ◎ 开阔眼界 ◎



刊号: CN62-1118/Z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社

DUZHE

读者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国内邮发代号: 54-17

国外发行代号: M 1161

主编: 陈绍泉(兼)

顾问: 胡亚权

常务副主编: 彭长城

副主编: 陈泽奎

编辑部副主任: 李剑冰 袁勤怀

责任编辑: 富康年

编辑: 侯润章 王 玮

编辑部电话: (0931)8773354

美术部副主任: 高海军

美术编辑: 高海军

美术部电话: 8773353

经营部副主任: 康力平

广告 8773309 杜孟瑛

发行 8773309 王 熒 张笑阳

服务部 8773350 白熠峰

通 联 8773352 张正敏

编辑: 《读者》杂志社

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

制版: 《读者》电脑设计室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发行: 兰州市邮政局

通讯(投稿)地址:

(730030)中国·甘肃省 兰州市

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 杂志社总机: (0931)8773352

传真(FAX): (0931)8773310

电子信箱(E-mail):

duzhe@public.lz.gs.cn

社址: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甘工商广字 6200004000088 号

广告总代理:

北京天汇广告公司

电话: (010)65661239

《读者》(乡村版)、《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同时出版

2001 年第 13 期(总 258 期)

文 苑

· 卷首语 · 品味春风	特里·米勒	1
· 文 苑 · 迟来的爱	樱 子	4
诗二首	郑愁予	6
军犬黑子	吴若增	7
茶匠的心	林清玄	11
砂粒	赵 源	18

· 书 摘 · 霞落燕园	宗 璞	8
乔治·斯塔布斯	温迪·贝克特·嫩嫩	33

· 小 品 · 请客	王 力	36
------------	-----	----

人 物

· 人 物 · 钱伟长, 从七房桥走出来	叶 辛	14
“芯片先生”	埃·勒让	42

· 名人轶事 · 名人与名人碰撞出的幽默	左 月	25
胡适考证“四而楼”	于 丁	44

· 历史一页 · 少一个马掌钉	佚 名	37
-----------------	-----	----

社 会

· 社会之窗 · 现代都市病	马 玉	28
----------------	-----	----

· 杂谈随感 · 善待“对手”	李智红	12
天使和魔鬼的较量	毕淑敏	26
面孔	顾 土	57
负位论	张春来	58
惩罚微笑	黄 飞	62

· 今日话题 · 让自己坐进自己的怀里	何西风	46
---------------------	-----	----

人 生

· 人 世 间 · 秦怡: 最出色的角色是母亲	陈淑兰	20
玉	程咏泉	23

· 人生之旅 · 活在当下	佚 名	17
悠然看人生	邹扶澜	24
有菜篮子可提的女人最幸福	何 智	60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百种全国
重点社科期刊



甘肃省
一级名牌期刊

·心 声·

《读者》，我和你相伴两年了，很想对你说点心里话。在这两年里，是你引发我对大自然、对社会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是你教会我应该怎样关爱生命、热爱生活、善待自己；是你让我明白一个人实现多少自我就有多少存在价值。因为你，我越来越走向成熟。

记得林清玄先生有一篇文章说，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他皮肤改善，精神充沛，比化妆有效得多；一流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一流的化妆正是生命的化妆。我想林先生说的生命的化妆不正是《读者》所具备的，所给予我们的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是只有知道化妆生命的人，他的美才不会因为青春的消失而退去光彩，他的美才是充满着真与善的人性美。所以，我选择《读者》是选择我的爱，是我对生命之美的追求！

江苏读者/孙治国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部，由本刊负责调换。

七月 A 目录

人 生

- | | | |
|----------------|-----|----|
| ·两代之间· 美丽的琥珀色 | 姜风清 | 32 |
| ·婚姻家庭· 爱情口号排行榜 | 李寒清 | 39 |
| 半世情缘半世歌 | 苏杭 | 52 |
| 满眼都是爱 | 冯棋 | 61 |

生 活

- | | | |
|---------------|-----|----|
| ·心理人生· 快乐在尾巴上 | | 22 |
| 一个女人最浪漫的事 | 东蕾 | 31 |
| 结婚证明 | 莫小米 | 51 |
| ·生活之友· 谢天 | 陈之藩 | 13 |
| 翰瑞为什么不得过敏病 | 梦苑 | 38 |

知 识

- | | | |
|-------------|-----|----|
| ·知识窗· “π”趣史 | 陈龙洋 | 54 |
|-------------|-----|----|

看 世 界

- | | | |
|--------------|-----|----|
| ·在国外· 看欧洲人喝酒 | 邢世嘉 | 40 |
| ·风情录· 威士忌万岁 | 郭莹 | 50 |
| ·他山石· 清苦的日本 | 韩少功 | 30 |
| 印度妇女与抱树运动 | 吴蓓 | 45 |

点 滴

- | | | |
|---------------|---------|----|
| ·漫画与幽默· 漫画与幽默 | | 34 |
| ·言论· 言论 | | 49 |
| ·补白· 那个叫李振亚的人 | 鲍传江 | 10 |
| 慷慨的农夫 | 许铭哲 | 19 |
| 信任 | 流沙 | 53 |
| 长颈鹿和上帝 | 邝金鼻 | 56 |
| 无论怎样 | 忆玫 | 59 |
| 奖你四块糖 | 李本华 杜金勇 | 62 |

交 流

- | | |
|-------------------------|----|
| ·编读往来· 《读者》杂志继续开展亲情订阅活动 | 63 |
| ·封面· 郁金香 | |



卷首语

品味春风

●〔美〕特里·米勒

有个词适合于这个飘雨的冬日，这个词就是“阴沉的”。它描绘了铅灰色的天空正向我们压来，它描绘了炉膛里闷烧的火苗，似乎它在神秘地吮吸这惨淡阴湿的房间中的每一丝温暖。

但总的说来它表达了我的心情，我渴望地盯着窗外那挂满白霜的公主树，还有那光秃秃的棕色的花坛。不久前我还站在户外的阳光里，呼吸着迷迭香和薰衣草的芳香，采摘着一束束银莲花。我的大脑记得这件事，可我的心却早已忘了。

现在风吹着雨滴敲打着窗户，我冻得发抖。我根本不想出去，但一件事很明白：那就是我必须得去倒掉垃圾。

我穿上一件雨衣和沉重的黑雨鞋，抓起牛奶箱走出房间。

雨点拍着我的面颊就像鱼尾在抽打我，它压迫了我的呼吸。风吹得我只好弯腰俯身地前进。那边，离我只有两步之遥的地方有朵黄色的藏红花，在它后边是朵紫色的，每个花茎上端都有个即将开放的花蕾。我抬眼看到一个闪

着绿光的蜂鸟在一棵冷杉枝上寻觅，躲在了这棵大树的树干下。它看见我好像并不像我看见它那么惊讶。

我把垃圾扔在垃圾堆上。在返回小山上时，我尝到了那生机勃勃的、湿润的春风的甜蜜味道。纤细的绿色黄水仙的叶子透过草地冒了出来，有些甚至冒出了黄芽。只有一朵矮小的蔚蓝色的蝴蝶花在我的印象里呈现出夏季天空的颜色。一个栗色和橘黄色相间的蝴蝶悄悄穿过了我前行的小路——极像一只小恐龙。

快乐从那高高的杉树枝条间传遍了全身。“你在看什么？”它似乎在问，“你看到了什么？”

这就是我看到的，我无声地告诉它。我从月亮的盈亏中看到了冬的影子，它慢慢地去迎接春天。我想有一天我会再次跪在我的花坛边，阳光照耀在我肩膀上的披肩上，玫瑰花的香味太强了，我闻到了。

我看到了嫩芽儿，爬行动物。但我看见最多的还是：即使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也看到了春的壮丽。



（小 霞摘自《青年月刊》2001年第4期）

DUZHE

读者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国内邮发代号: 54-17

国外发行代号: M 1161

主编: 陈绍泉(兼)

顾问: 胡亚权

常务副主编: 彭长城

副主编: 陈泽奎

编辑部副主任: 李剑冰 袁勤怀

责任编辑: 富康年

编辑: 侯润章 王 祎

编辑部电话: (0931)8773354

美术部副主任: 高海军

美术编辑: 高海军

美术部电话: 8773353

经营部副主任: 康力平

广告 8773309 杜孟瑛

发行 8773309 王 熒 张笑阳

服务部 8773350 白熠峰

通 联 8773352 张正敏

编辑: 《读者》杂志社

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

制版: 《读者》电脑设计室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发行: 兰州市邮政局

通讯(投稿)地址:

(730030)中国·甘肃省 兰州市

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 杂志社总机: (0931)8773352

传真(FAX): (0931)8773310

电子信箱(E-mail):

duzhe@public.lz.gs.cn

社址: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甘工商广

字 6200004000088 号

广告总代理:

北京天汇广告公司

电话: (010)65661239

《读者》(乡村版)、《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同时出版

2001 年第 13 期(总 258 期)

文 苑

· 卷 首 语 · 品味春风	特里·米勒	1
· 文 苑 · 迟来的爱	樱 子	4
诗二首	郑愁予	6
军犬黑子	吴若增	7
茶匠的心	林清玄	11
砂粒	赵 源	18

· 书 摘 · 霞落燕园	宗 璞	8
乔治·斯塔布斯	温迪·贝克特·嬷嬷	33

· 小 品 · 请客	王 力	36
------------	-----	----

人 物

· 人 物 · 钱伟长, 从七房桥走出来	叶 辛	14
“芯片先生”	埃·勒让	42

· 名人轶事 · 名人与名人碰撞出的幽默	左 月	25
胡适考证“四而楼”	于 丁	44

· 历史一页 · 少一个马掌钉	佚 名	37
-----------------	-----	----

社 会

· 社会之窗 · 现代都市病	马 玉	28
----------------	-----	----

· 杂谈随感 · 善待“对手”	李智红	12
天使和魔鬼的较量	毕淑敏	26
面孔	顾 土	57
负位论	张春来	58
惩罚微笑	黄 飞	62

· 今日话题 · 让自己坐进自己的怀里	何西凤	46
---------------------	-----	----

人 生

· 人 世 间 · 秦怡: 最出色的角色是母亲	陈淑兰	20
玉	程咏泉	23

· 人生之旅 · 活在当下	佚 名	17
悠然看人生	邹扶澜	24
有菜篮子可提的女人最幸福	何 智	60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百种全国
重点社科期刊



甘肃省
一级名牌期刊

·心 声·

《读者》，我和你相伴两年了，很想对你说点心里话。在这两年里，是你引发我对大自然、对社会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是你教会我应该怎样关爱生命、热爱生活、善待自己；是你让我明白一个人实现多少自我就有多少存在价值。因为你，我越来越走向成熟。

记得林清玄先生有一篇文章说，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他皮肤改善，精神充沛，比化妆有效得多；一流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一流的化妆正是生命的化妆。我想林先生说的生命的化妆不正是《读者》所具备的，所给予我们的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是只有知道化妆生命的人，他的美才不会因为青春消失而退去光彩，他的美才是充满着真与善的人性美。所以，我选择《读者》是选择我的爱，是我对生命之美的追求！

江苏读者/孙治国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部，由本刊负责调换。

七月 A 目录

人 生

- 两代之间· 美丽的琥珀色 姜风清 32

- 婚姻家庭· 爱情口号排行榜 李寒清 39
半世情缘半世歌 苏杭 52
满眼都是爱 冯棋 61

生 活

- 心理人生· 快乐在尾巴上 22
一个女人最浪漫的事 东蕾 31
结婚证明 莫小米 51

- 生活之友· 谢天 陈之藩 13
翰瑞为什么不得过敏病 梦苑 38

知 识

- 知识窗· “π”趣史 陈龙洋 54

看 世 界

- 在国外· 看欧洲人喝酒 邢世嘉 40

- 风情录· 威士忌万岁 郭莹 50

- 他山石· 清苦的日本 韩少功 30
印度妇女与抱树运动 吴蓓 45

点 滴

- 漫画与幽默· 漫画与幽默 34

- 言 论· 言论 49

- 补 白· 那个叫李振亚的人 鲍传江 10
慷慨的农夫 许铭哲 19
信任 流沙 53
长颈鹿和上帝 邝金鼻 56
无论怎样 忆玫 59
奖你四块糖 李本华 杜金勇 62

交 流

- 编读往来· 《读者》杂志继续开展亲情订阅活动 63

- 封 面· 郁金香



●
〔日〕
樱子



迟来的爱

虽然有些脏乱……可你也知道的，做黑手的就是那么一回事。我看他人老实，又肯努力，也还不错。你也有点年纪了，再不嫁可能就迟了，嫁给他，或许也能过个安稳的日子……”

“爸……”我握紧了手，不安地扭动身子，想说些什么却又无言。

是啊！的确是有点年纪了，明年，就二十八了，再不出嫁，父亲会担心的。我知道，他一向心疼我。

“小惠，爸爸知道你辛苦了。”父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惊慌地抬首，瞧见他眼角闪烁的泪光，登时心便揪成团地

痛了。

“爸，你别这么说……”见父亲如此，我的泪水不争气地落下。

“打你国小毕业那天起，就送你到工厂工作，当女工，也亏你争气，又半工半读地读了职高，这些年来，难为了你……赚钱贴补家用……”

“爸，千万别这么说！我是老大啊！这是应该的，你别胡思乱想。”我又是抹泪又是递纸巾，急切地说着。

父亲是个公务员，每个月的薪水不算丰厚，身为长女的我，底下还有二妹三弟，这一大家子的人都要吃饭，弟弟妹妹们也要念书，我早把这些事当成自己的责任，不曾怨怪过谁啊！

“小惠……”父亲哑声又道，“当初，你和小钟的婚事谈不拢，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可这种事也强求不来。人家父母眼界高，要替儿子挑个大学毕业的……都怪爸爸不好，没钱供你上大学……”

才跨入家门，尚未卸下一身疲累，父亲欲言又止的眼眸便让我身形一顿，意外地轻唤：“爸，还没睡？”

“唉，又加班到现在，都十点了。”父亲望向墙上的挂钟，眼底有着不舍。

“爸，下回别等我了，夜里冷，着凉可不好。”我快步走向厨房，替父亲换上一杯热茶，问：“妈呢？睡了？”

“嗯。”父亲轻应了声，视线向椅子一瞟，道，“坐吧。”

依言坐下的我，隐约知道父亲想说些什么，很想逃避，却不能。我垂下视线，望着搁置膝上、交握的双手，隐约可以感觉到因工作过度而生满厚茧的手掌，此刻却因天寒的缘故而冰冷。

时间无声息地流逝，许久，才听见父亲期期艾艾地说道：“我今天……偷偷去看过他工作的地方了……”

我咬住了唇，不吭声。

“那地方正对着大马路，有模有样的，



“爸，小钟的事早就过去了，我也忘了，你就别再提了。再说，我念不念大学一点也不重要，只要弟弟们都能读完大学，我就觉得很开心了。”我口是心非地说着，心里却一阵酸。

小钟是我在工厂认识的男孩，是个大学生，我们谈了场清纯的恋爱，可他的父母却反对，说是我配不上他们的独生子。一向温文孝顺的小钟，为了我，和他父母大吵了一架，可骨肉至亲再怎样也离不散。最后，我告诉他：“我们都尽力了，既然还是不行，就……算了吧。”

那天，小钟哭了，我却没掉泪。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觉得麻木，反正，强摘的瓜不甜，既然知道他对我是真心的，无缘长相守也就只能认了。

之前，他告诉我，家里为他安排了相亲，女方是师大的学生，家里很中意，可能……会结婚吧。我恍惚地想着。

“别想骗我。”父亲了然地望着我，拉回了我游离的神智，“我知道你一向爱念书的……小惠，你会不会怪爸爸重男轻女？”

“爸……”我拼命摇头，“爸，你真的真的不要胡思乱想了，我觉得现在这样就很好了。”

我真的没怨过父亲，只因我比谁都清楚父亲对子女的关爱。或许他的确重男轻女，但依然无损于他对我的爱，毕竟现实生活压力的考量很重要，我能体会且谅解。

我只是有点遗憾，遗憾自己没能生为男儿身。如果我是男的，就能像大弟一样念到大学，甚至即将出国念书……

“小惠，那……这门亲事你怎么说？爸爸什么都没有为你做过，就这桩婚姻大事，只要你摇头，爸爸不会强迫你嫁的……”父亲担忧地问着。

“我嫁。”不知为什么，我同

意了。我不希望父亲为我的事挂心，毕竟，明年就二十八了，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也给父亲带来不少压力。

“小惠……”父亲难过得说不成话，只是轻拍我的手背，道，“爸爸希望你幸福，爸爸相信他是个踏实的好男人……”

父亲接下来说些什么，我未曾细听，只是胡乱地点头应允。

曾经，我也憧憬过小说中美丽的爱情故事；曾经，我也轰轰烈烈地想争取和小钟的爱情，可那，都只是曾经了。

如今，我要嫁人了。一个小我一岁的男人。他们说：“娶母大姐，坐金交椅。”就这样，我结婚了。

一眨眼，也就二十八个年头了……

“咳……咳、咳、咳……”一连串无法喘息的咳嗽让我心惊，赶忙起身步向床沿。

“来，喝杯热水，顺便吃药。”我担忧地递上茶水，叮咛着：“都叫你别这样咳，太用力会伤肺的。”

“这药吃了没用。”我的丈夫像个孩子般赌气地把床头柜上的药包推开，任由它掉落地面。

“怎么没用？”我将药包捡起，放好，耐心地道，“这药又不是仙丹，吃一次就好得了吗？况且，这些年来，你工作过度，身体就已经差了，再加上这波寒流，我看哪，你非得好好休息不可。”

“怎么休息？经济这么不景气，这几月的生意都差了……”

父亲说的没错，我的丈夫的确是个踏实的好男人。他这一生都为了我们的家而努力，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玩股票，没有休闲娱乐，一年到头，满脑子都想着工作。

黑手不是件轻松的差事，他一肩扛起一家电机行，就这样埋头做了三十几年。乡野里长大的

他，年轻时身体强壮得很，一人抵三人用，可现在，毕竟是五十多岁了，体力大不如前。

我陪他看了不知多少医生，每个都劝他要放下工作，要多休息，可他就是不听，吃饱饭才坐个三分钟就不安分地念叨着：“信成的马达还没修好，人家赶着明天要……”然后，一古脑又栽进他的工作天地里敲敲打打的。

这样的男人，与其说我爱他，不如说我敬重他。我们，是媒妁之言结的婚，婚前没有深厚感情；婚后，他忙着工作，我专注于家务，两个人的感情不差，却也称不上浓情蜜意。

对他，我付出的关爱极少，仿佛他赚钱养家糊口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也一直认定自己是不曾爱过他的。

直到，他病了……

他倒下的那一天，我猛地一阵心慌，惊觉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已成了我生命中的天，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爱，但我清楚明白，这个男人让我依靠了一辈子，早已在我心中生了根……

或许，这称不上是爱，但，爱又是什么？而我，又能为他做些什么？

啪——是玻璃杯在地面上摔碎的声音。

我一惊，对上丈夫无措的眼，他嗫嚅道：“我……我想把杯子放好，可是……”

“不碍事、不碍事。捡起来就好了，你别乱动，躺好，我来处理就是了。”说着，我快步提了扫把、簸箕过来，清理一地碎片。

“我真的老了，不中用了，连个杯子都放不好。”他很自责地说着。

“想这么多做什么？”我好言安慰着，“生病嘛，浑身无力是正常的。你啊，就是不愿意休息，才会积劳成疾的。早跟你说，孩子都长大了，不需要我们

姊妹港

你有一湾小小的水域，生薄雾于水湄
你有小小的姊妹港，尝被春眠轻掩
我是惊蛰后第一个晴日，将你端详
乃把结伴的流云，作泊者的小帆叠起

小小的姊妹港，寄泊的人都沉醉
那时，你兴一个小小的潮
是少女热泪的盈满
偎着所有的舵，攀着所泊者的梦缘
那时，或将我感动，便禁不住把长锚徐

徐下碇

天窗

每夜，星子们都来我的屋瓦上汲水



诗二首

（台）郑愁予

我在井底仰卧着，好深的井啊。

自从有了天窗
就像亲手揭开覆身的冰雪
——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

星子们都美丽，分占了循环着的七个
夜，

而那南方的蓝色的小星呢？
源自春泉的水已在四壁间荡着
那叮叮有声的陶瓶还未垂下来。

啊，星子们都美丽
而在梦中也响着的，只有一个名字
那名字，自在得如流水……

（仁 水摘自《郑愁予诗的自选》）

操心了，房子、车子也都有了，
又没欠债没贷款，那么辛辛苦苦干什么呢？赚一堆钱，没健康的身体也不能花啊！”

好半晌，没见他回话，我一抬头，就见他一双眼直盯着我瞧，吞吞吐吐的。

“你想说什么？”我将扫把、簸箕往旁边一搁，望着他问。

“我是在想，等我这病好了，我们……到美国去玩一玩吧？我这辈子……还没带你出过国……”他很轻很轻地说着，眼神也不敢看着我。

没料到他会这么说，我心口一酸，强忍着眼泪道：“那你就好好休息，我等着你带我去玩呢！”我扶着他躺好，替他拉齐被单。

“你是个好女人，又善良，什么事都为别人着想，自己吃了亏也不会说，你家里对你不好，偏心，你却什么都不抱怨，我、我……现在，让你这样照顾我，真的很……”他难受得说不出话，我却懂得。

与他结婚这二十多年来，娘家与他之间起过冲突，他曾为我抱不平，我却总告诉他：“再怎样，都是我爸妈啊！”他心里头不服气，却奈何不了我，我总是

瞒着他，偷偷拿钱给父母。再怎么说，我毕竟是长女，照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

“说这什么话？我们是夫妻哪！你……”我胸口一哽，抖着嗓音道，“你一直都这么辛苦工作，赚钱让我花用，你做得也真够多了，我……照顾你一点又算什么？”

“你知不知道……”他犹豫了一会，才道，“我喜欢你很久了。”说着，一张老脸竟然红了。

我错愕地瞪着他，连眼泪都忘了擦。

“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喜欢你，才会……才会请我大哥去说媒……我、我只是个修理马达的黑手，没想到你真会愿意嫁给我，所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赚钱，让你过好日子……”

“你……”大脑瞬间一麻，顷刻，我的泪水已忍不住地夺眶而出，这个男人……这个男人……我一直不知道他对我放了这么深重的情意。

“你别哭……”他无措地想起身，却被我按下。

“你别动，躺着就好。”我泣不成声，只能紧紧抓住他胸膛上

的被单。

“我、我说这干什么呢？都……都这么多年了，你、你不要哭了……”他胡乱拍着我的手，语音中尽是懊恼。

“你……你一定要好好休息！”我拭去泪水，瞪着他，“听到没？我要你好好休息，赶快把病养好，然后……然后我们去美国玩！”

他这一生，根本没坐过飞机。白手起家的他，赚了三间房，买了一辆不错的车，让我去日本和法国玩了一趟，自己却不曾踏出国门，这男人、这男人……我竟认为我们之间存在的……不是爱……

许是药效发作了，他笑着喃喃语：“好，我们去美国玩……”眼皮轻轻合上，还不忘说着，“你别哭了……”

望着他顶上的白发，我又难过地想哭了。为什么，我非得到这时候，才感受到他为我付出了些什么？我，何其有幸，遇上这样一个男人哪！

希望，还来得及！

眼前这个男人，我希望还来得及重新爱他一次……从我五十六岁这一年开始……

（冷德辉稿）



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位军犬训导员。我问他：最聪明的狗能达到什么程度？他说：除了不会说话，跟人没有差别。他的回答，令我一怔，随后我说：你准是摸进了许多感情色彩吧？不！他说。

他给我讲述了几个关于狗的故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有几个，我已淡忘了，惟其中的一个，至今记得鲜明。曾经在他们的营地，有一条名叫“黑子”的狗极其聪明。有一天，他们几个训导员想出了一个特殊的办法，决定用来测一测黑子的反应能力。他们找来了十几个人，让这些站成一排，然后让其中的一位去营房“偷”了一件东西藏起来，之后再站到队伍中去。这一切完成了，训导员牵来了黑子，让它找出丢失的那东西，黑子很快就用嘴把那东西从隐秘处叼了出来。训导员很高兴，用手拍了拍黑子的脖颈以示嘉奖，之后，他指了指那些人，让黑子把“小偷”找出来。黑子过去了，嗅嗅这个，嗅嗅那个，没费多少劲就叼住了那个“小偷”的裤腿将他拉出了队伍。

应该说，黑子把这任务完成得极其圆满，但训导员却使劲儿晃了晃脑袋对黑子说：不！不是他！再去找！黑子大为诧异，眼睛里闪出迷惑的光，因为它确信并没有找错人，可对训导员又充满了一贯的绝对的信赖。这，这是怎么回事呢？它想。不是他！再去找！训导员坚持。黑子相信了训导员，又回去找……但它经过了再三再四的谨慎辨别和辨认，还是把那人叼了出来。不！不对！训导员再次摇头。再去找！

黑子愈发迷惑了，只好又走了回去。这次，黑子用了很

长的时间去嗅辨。最后，它站在那个“小偷”的腿边转过头来，望着训导员，意思是——我觉得就是他……不！不是他！绝对不是！训导员又吼，且表情严厉起来了。

黑子的自信被击溃了，它相信训导员当然超过相信自己。它终于放弃了那个“小偷”，转而去寻找别人。可别人……都不对呀？

军犬黑子

●吴若增

就在他们那里头！马上找出来！训导员大吼。

黑子沮丧极了，在每一个人的脚边都停那么一会儿，看看这个人像不像“小偷”，又扭过头去看看训导员的眼色试图从中寻到一点点什么迹象或什么表示……最后，当它捕捉到了训导员的眼色在一刹那间的微小变化时，它把停在身边的那个人叼了出来。

当然，这是错的。

但训导员与那些人们却哈

哈大笑了起来，把黑子笑糊涂了。之后，训导员把“小偷”叫出来，告诉黑子：你本来找对了，可你错就错在没有坚持……

一刹那间，令训导员和全体在场人们莫名意外兼莫名惊恐又莫名悔恨的是，他们看到——当黑子明白了这是一场骗局之后，它极度痛苦地“嗷”地叫了一声，几大滴热泪流了出来，之后，它沉沉地垂下了头，一步一步地走了开去……

黑子！黑子！你上哪儿去？训导员害怕了，追上问。

黑子不理他，自顾自往营外走去。

黑子！黑子！对不起！训导员哭了。

但黑子无动于衷，看也不看他一眼。

黑子！别生气！我这是跟你闹着玩儿呢！训导员扑上去，紧紧地搂住了黑子，在黑子面前热泪滂沱。

黑子挣脱了训导员的搂抱，一步一步地走到了营外的一座土岗下，找了个背风的地方趴下了。此后好几天，黑子不吃不喝，神情委顿，任训导员怎么哄，也始终不肯原谅他。

人们这才发现——哪怕是只狗，也是要尊严的！

或者反过来说——它们比人更要尊严！

后来呢，后来是黑子不再信赖它的训导员，甚至不再信赖所有的人。同时，它的性情也起了极大的变化，不再目光如电，不再奔如疾风，甚至不再虎视眈眈、威风凛凛……训导队没办法，只好忍痛安排它退役。

啊，黑子呀！

（朱朝辉摘自《今晚报》

2001年3月2日）



● 宗 璞

霞落燕园



北京大学各住宅区，都有个好听的名字。朗润、蔚秀、镜春、畅春，无不引起满眼芳菲和意致疏远的联想。而燕南园只是个地理方位，说明在燕园南端而

已。这个住宅区很小，共有16栋房屋，约一半在50年代初已分隔供两家居住，“文革”前这里住户约二十家。63号校长住宅自马寅初先生因过早提出人口问题而

迁走后，很长时间都空着。西北角的小楼则是党委统战部办公室，据说还是冰心前辈举行“第一次宴会”的地方。有一个游戏场，设秋千、跷板、沙坑等物。不过那时这里的子女辈多已在青年，忙着工作和改造，很少有闲情逸致来游戏。

每栋房屋照原来设计各有特点，如56号遍植樱花，春来如雪。周培源先生在此居住多年，我曾戏称之为周家花园，以与樱桃沟争胜。54号有大桃花，从楼上倚窗而望，几乎可以伸手攀折，不过桃花映照的不是红颜，而是白发。61号的藤萝架依房屋形势搭成斜坡，紫色的花朵逐渐高起，直上楼台。随着时光流逝，各种花木减了许多。藤萝架已毁，桃树已斫，樱花也稀落多了。这几年万物复苏，有余力的人家都注意绿化，种些植物，却总是不时被修理下水道、铺设暖气管等工程毁去。施工的沟成年累月不填，各种器械也成年累月堆放，高高低低，颇有些惊险意味。

这只不过是表面的变化。迁来这里已是第34个春天了。34年，可以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做出辉煌事业的一辈子。34年，婴儿已过而立，中年亦逢花甲。老人则不得不撒手另换世界了。燕南园里，几乎每一栋房屋都经历了丧事。

最先离去的是汤用彤先生。我们是紧邻。1954年的一天，他和我的父亲（冯友兰）同往《人民日报》社开会批判胡适先生，回来车到家门，他忽然说这是到了哪里，找不到自己的家。那便是中风先兆了。约十年后逝世。记得曾见一介兄从后角门进来，臂上挂着一根手杖。我当时想，汤先生再也用不着它了。以后在院中散步，眼前常浮现老人矮胖的身影，团团的笑脸。那时觉得死亡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文化大革命”初始，一张



大字报杀害了物理系饶毓泰先生，他在51号住处投缢身亡。数年后翦伯赞先生夫妇同时自尽，在64号。他们是“文革”中奉命搬进燕南园的。那时自杀的事时有所闻，记得还看过一个消息，题目是《刹住自杀风》，心里着实觉得惨。不过夫妇能同心走此绝路，一生到最后还有一同赴死的知己，人间仿佛还有一点温馨。

1977年我自己的母亲去世后，死亡不再是遥远的了，而是重重地压在心上，却又让人觉得空落落，难于填补。虽然对死亡已渐熟悉，后来得知魏建功先生在一次手术中意外地去世时，还很惊诧。魏家迁进那座曾经空了许久的63号院，是在70年代初，但那时它已是个大杂院了。魏太太王碧书曾和我的母亲说起，魏先生对她说过，解放以来经过多少次运动，想着这回可能不会有什么大错了，不想更错！当时两位老太太不胜慨叹的情景，宛在目前。

65号哲学系郑昕先生，后迁来的东语系马坚先生和抱病多年的老住户历史系齐思和先生俱以疾终。1982年父亲和我从美国回来不久，我的弟弟去世，在悲苦忙乱之余忽然得知53号黄子卿先生也去世了。黄先生除是化学家外，擅长旧体诗，有唐人韵味。老一代专家的修养，实非后辈所能企及。

女植物学家吴素萱先生原在北大，后调植物所工作，一直没有搬家。70年代末期我进城开会，常与她同路。她每天六点半到公共汽车站，非常准时。我常把校园里的植物向她请教，她都认真回答，一点不以门外汉的愚蠢为可笑。她病逝后约半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她在看显微镜的照片。当时传为奇谈。不过我想，这倒是这些先生们总的写照。九泉之下，所想的也是那点学问。

冯定同志是老干部，和先生们不同。在55号住了几十年，受批判也有几十年了。他有句名言：“无错不当检讨的英雄。”不管这是针对谁的，我认为这是一句好话，一句有骨气的话。如果我们党内能有坚持原则不随声附和的空气，党风民风何至于此！听说一个小偷到他家破窗而入行窃，翻了半天才发现有人坐在屋中，连忙仓皇逃走，冯定对他说：“下回请你从门里进来。”这位老同志在久病备受折磨之后去世了。到他为止，燕南园向人世告别的“户主”已有10人。

但上天还需要学者。1986年5月6日，朱光潜先生与世长辞。

朱家在“文革”后期从燕东园迁来，与人合住了原统战部小楼。那时燕南园已约有八十余户人家。兴建了一座公厕，可谓“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现在又经翻修，成为园中最显眼的建筑。朱家也曾一度享用它。据朱太太奚今吾说，雨雪时先由家人扫出小路，老人再打着伞出来。令人庆幸的是北京晴天多。以后大家生活渐趋安定，便常见一位瘦小老人在校园中活动，早上举着手杖小跑，下午在体育馆前后慢走。我以为老先生们都像我父亲一样，耳目失其聪明，未必认得我，不料他还记得，还知道些我的近况，不免暗自惭愧。

我没有上过朱先生的课，来往也不多。1960年10月我调往《世界文学》编辑部，评论方面的任务之一是发表古典文艺理论。我们组到的第一篇稿子是朱先生摘译的莱辛名著《拉奥孔：论画和诗的界限》，原书16万字，朱先生摘译了两万多字，发表在1960年12月《世界文学》上。记得朱先生在译后记中论及莱辛提出的为什么拉奥孔在雕刻里不哀号，在诗里却哀号的问题。他用了化美为媚的说法。并曾对我说

用“媚”字译charming最合适。媚是流动的，不是静止的；不只有外貌的形状，还有内心的精神。“回眸一笑百媚生”，那“生”字多么好！我一直记得这话。1961年下半年，他又为我们选译了一组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文艺理论，都极精彩。两次译文的译后记都不长，可是都不只有材料上的帮助，且有见地。朱先生曾把文学批评分为四类：以导师自居，以法官自命，重考据和重在自己感受的印象派批评。他主张后者。这种批评不掉书袋，却需要极高的欣赏水平，需要洞见。我看现在《读书》杂志上有些文章颇有此意。

也不记得为什么，有一次追随许多老先生到香山，一个办事人自言自语：“这么多文曲星！”我便接着想，用满天云锦形容是否合适，满天云锦是由一片片霞彩组成的。不过那时只顾欣赏山的颜色，没有多注意人的活动。在玉华山庄一带观赏之余，我说我还从未上过“鬼见愁”呢，很想爬一爬。朱先生正坐在路边石头上，忽然说，他也想爬上鬼见愁。那年他该是近七十了，步履仍很矫健。当时因时间关系，不能走开，还说以后再来，香山红叶的霞彩变换了二十多回，我始终没有一偿登“鬼见愁”的夙愿，也许以后真会去一次，只是永不能陪同朱先生一起登临了。

“文革”后期政协有时放电影，大家同车前往。记得一次演了一部大概名为《万紫千红》的记录片，有些民间歌舞。回来时朱先生很高兴，说：“这是中国的艺术，很美！”他说话的神气那样天真。他对生活充满了浓厚的感情和活泼的兴趣，也只有如此情浓的人，才能在生活里发现美，才有资格谈论美。正如他早年一篇讲人生艺术化的文章所说，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如季札挂剑、夷齐采薇这种



严肃的态度，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艺术的生活又是情趣丰富的生活。要在生活中寻求趣味，不能只与蝇蛆争温饱。记得他曾与他的学生澳籍学者陈兆华去看莎士比亚的一个剧，回来要不到出租车。陈兆华为此不平，曾投书《人民日报》。老先生潇洒地认为，看到了莎剧怎样辛苦也值得。

朱先生从给青年的12封信开始，便和青年人保持着联系。我们这一批青年人已变为中年而接近老年了，我想他还有真正的青年朋友。这是毕生从事教育的老先生之福。就朱先生来说，其中必有奚先生内助之功，因为这需要精力、时间。他们曾要我带新出的书带到澳洲给陈兆华，带到社科院外文所给他的得意门生朱虹。他的学生们也都对他怀着深厚的感情。朱虹现在还怪我得知朱先生病危竟不给她打电话。

然而生活的重心、兴趣的焦点都集中在工作，时刻想着的都是各自的那点学问，这似乎是老先生们的共性。他们紧紧抓住不多的时间，拼命吐出自己的丝，而且不断要使这丝更亮更美。有人送来一本澳大利亚人写的美学书，托我请朱先生看看值得译否。我知道老先生们的时间何等宝贵，实不忍打扰，又不好从我这儿驳回，便拿书去试一试。不料他很感兴趣，连声让放下，他愿意看。看看人家有怎样的说法，看看是否对我国美学界有益。据说康有为曾有议论，他的学问在29岁时已臻成熟，以后不再求改。有的老先生寿开九秩，学问仍和60年前一样，不趋时尚固然难得，然而60年不再吸收新东西，这60年又有何用？朱先生不是这样。他总在寻求，总在吸收，有执著也有变化；而在执著与变化之间，自有分寸。

老先生们常住医院，我在省视老父时如有哪位在，便去看

望。一次朱先生恰住隔壁，推门进去时，见他正拿着稿子卧读。我说：“不准看了。拿着也累，看也累！”便取过稿子放在桌上。他笑着接受了“管制”。若是自己家人，他大概要发脾气的。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啊。他要用力吐他的丝，用力把他那片霞彩照亮些。

奚先生说，朱先生一年前患脑血栓后脾气很不好。他常以为房间中哪一处放着他的稿子，但实际没有，便烦恼得不得了。在香港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那天，他忽然不肯出席，要一个人呆着，好容易才劝得去了。一位一生寻求美、研究美、以美为生的学者在老和病的障碍中的痛苦，是别人难以想像的。他现在再没有寻求的不安和遗失的烦恼了。

文成待发，又传来王力先生仙逝的消息。与王家在昆明龙头村便曾是邻居，燕南园中对门而居也已30年了。30年风风雨雨，也不过一眨眼的工夫。父亲九十大寿时，王先生和王太太夏蔚霞曾来祝贺，他们还去向朱先生告别，怎么就忽然一病不起！王先生一生无党无派，遗命夫妇合葬，墓碑上要刻他1980年写的赠内诗。中有句云：“七省奔波逃猱狢，一灯如豆伴凄凉……今日桑榆晚景好，共祈百岁老鸳鸯。”可见其固守纯真之情，不与纷扰。各家老人转往万安公墓相候的渐多，我简直不敢往下想了。只有祷念龙虫并雕斋主人安息。

16栋房屋已有12户主人离开了。这条路上的行人是不会断的。他们都是一缕光辉的霞彩，又组成了绚烂的大片云锦，照耀过又消失，像万物消长一样。霞彩天天消去，但是次日还会生出。在东方，也在西方，还在青年学子的双颊上。

（胡汝骏摘自群众出版社《水仙辞》一书）



那个叫李振亚的人

● 鲍传江

“本公司华中水泥厂专员兼会计课长李振亚君兹因该厂停工遣散计在职一年八个月特此证明。”

1996年某日，当我在人群熙攘的上海福佑路收藏市场以极低的价格买下这张汉口一家公司的遣散证明书时，我隐约感觉到小人物命运能勾连起大时代的细节。这是一张由汉口华中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涛签署的证明书，文件显示时间为民国三十八年即公元1949年。

一个王朝在此地关张了。那个叫李振亚的人走出了凄清的厂门。

这时候他该去哪儿呢？

这一纸遣散证明居然保存下来了，当年的李振亚只知道工厂倒闭了，人却是要活下去的，凭着这张遣散文件，他以为能够证明自己身家清白，有某种专业技能，所以他才把这张纸折叠得非常整齐，或许他就是个心细的人。四十七年过去了，两道经纬线的压痕在纸上一点都不紊乱。在时代动迁时保持了这种镇定的人能依靠这种镇定走多远呢？

大时代的小人物还不就是小人物吗，小人物铺垫了大时代那就铺垫了吧！

（木 木摘自《读书》2001年第5期）



17世纪时，日本北方的土佐国，有一位贵族叫山内侯，当他要到江户参拜的时候，随身带着一位茶匠前往，因为这位茶匠在茶道上的造诣极深，山内侯一方面只爱喝他泡的茶，一方面也有带他到江户夸耀的意思。

茶匠虽然内心不愿意，还是勉强奉命前往。当时治安不靖，茶匠只好脱去茶匠的衣裳，带着长短刀剑，扮成武士的模样。

到了江户，茶匠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主君的邸内泡茶。有一天，主君允许他到户外走走。他才出门不久，就在池塘边，看到一位容貌猥琐的武士，看来品性不佳的样子，茶匠内心有些畏惧，因为一路上担心遇到恶棍的事终要发生了，这使他踌躇不敢走到池塘边。

果然，那位状似浪人的武士迎上前来，对茶匠说：“你看起来是来自土佐的武士，如果能让我领教一下你的本领，将是我的荣幸。”那武士手按剑柄。

茶匠一阵心虚，说：“我虽然穿着武士的衣服，但我并非武士，我只是一个茶匠，比剑一定不是你的对手，你放过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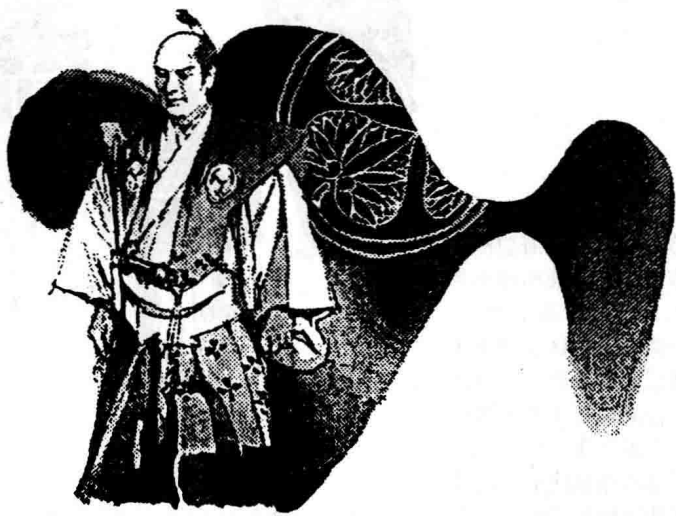
浪人听了，知道茶匠的软弱，更欺生逼迫他，要他比剑，或交出身上所有的财物。

茶匠本想交出财物，一走了之，但他立刻想到这样会破坏主君的令誉和自己的名声，便迎头准备一死。他又觉得这样死了很不值，突然想到刚出门时曾路过一个教习剑道的道场，说不定可以去向剑匠学几招，以便能在比剑时有一个体面庄严的死法，像是第一流茶师赴死的姿势。

于是他向浪人托称：“既然你非和我比剑不可，我也乐于试试你的本事，不过，我随身带着主君的重要信件，必须先去复命，等回来时再和你比剑。”

浪人答应了。

茶匠急忙跑到剑道馆的门口，求见剑匠。剑匠听了他的



茶匠的心

●(台湾)林清玄

事，当他知道茶匠是来学一个体面庄严的死法时，就说：“来我这里的徒弟都是来学求胜的剑法，你是第一个来学求死的剑法，我必须破例教你。既然你是茶匠，我教你求死之法，条件就是请你为我表演一次茶道吧！”

茶匠心想这可能是一生里最后一次泡茶，便一口答应，瞬时忘记即将赴死的事，全神贯注地泡茶，就好像泡茶是全世界惟一重要的事。他泡茶时那清朗、无念、庄严、绝俗的表情令剑匠深受感动，并喝下他深信是这辈子喝过的最好的一盅茶，他感叹地说：“你已经不必学习什么死的方法了，你刚才泡茶的心境，无论与任何武士决战都能取胜呀！当你去赴浪人之约时，首先就像茶道的准备工作，先郑重地向他问候，并道歉自己来晚了。告诉他你已做好决胜负的准备，然后脱下外褂，小心折叠好，再将扇子放在上面。系上缠头，围上腰带，把裤裙的口子打开。最后抽

出长剑高举过头，摆好将对手砍倒的姿势，闭上眼睛，一听到喝声，就举剑向他劈去，这整个过程，——专注，就像你方才泡茶的样子。”

茶匠道谢之后，向与浪人约定的地方奔去，好像去为朋友泡茶，一点也没有恐惧。他按剑匠的忠告一一做了。当他最后举刀而立，那浪人仿佛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格：无畏、无我、无念，浪人连喝声都叫不出来，对立了一分钟，浪人扔下武士的长刀，趴在地上求饶。茶匠原谅了他，浪人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我喝茶时，常会想到这个故事，想到我们的生命历程也许会不时遇到猥琐的浪人，纠缠不清，我们是不是都能庄严、无畏、优美地举刀而立呢？我们是不是都愿意像茶匠的心，从眼前这一刻，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格呢？

（沈九宾摘自知识出版社《莲花香片》一书）



善待“对手”

● 李智红



日本的北海道出产一种味道珍奇的鳗鱼，海边渔村的许多渔民都以捕捞鳗鱼为生。鳗鱼的生命非常脆弱，只要一离开深海区，要不了半天就会全部死亡。奇怪的是有一位老渔民天天出海捕捞鳗鱼，返回岸边后，他的鳗鱼总是活蹦乱跳的。而其他几家捕捞鳗鱼的渔户，无论如何处置捕捞到的鳗鱼，回港后都全是死的。由于鲜活的鳗鱼价格要比死亡的鳗鱼几乎贵出一倍以上，所以没几年工夫，老渔民一家便成了远近闻名的富翁。周围的渔民做着同样的营生，却一直只能维持简单的温饱。老渔民在临终之时，把秘诀传授给儿子。原来，老渔民使鳗鱼不死的秘诀，就是在整舱的鳗鱼中，放进几条叫狗鱼的杂鱼。鳗鱼与狗鱼非但不是同类，还是出名的“对头”。几条势单力薄的狗鱼遇到成舱的对手，便惊慌地在鳗鱼堆里四处乱窜，这样一来，反倒把满满一舱死气沉沉的鳗鱼全给激活了。

加州的《动物保护》杂志也介绍过一则类似的故事：在秘鲁的国家级森林公园，生活着一只青年美洲虎。由于美洲虎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全世界现在仅存17只，因此为了很好地保护这只珍稀的老虎，秘鲁人在公园中专门辟出一块近20平方公里的森林作为虎园，还精心设计和

样。有人说它大约真是太孤独了，若有个伴儿，兴许会好一些。于是，政府又通过外交途径，从哥伦比亚租来一只母虎与它做伴，但结果还是老样子。

一天，一位动物行为学家到森林公园来参观，见到美洲虎那副懒洋洋的样儿，便对管理员说，老虎是森林之王，在它所生活的环境中，不能只放上一群整天只知道吃草，不知道猎杀的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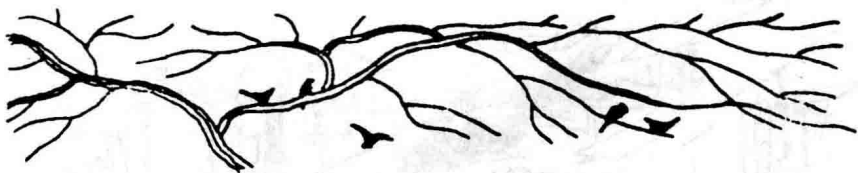
这么大的片虎园，即使不放进去几只狼，至少也应放上两只豺狗，否则，美洲虎无论如何也提不起精神。

管理员们听从了动物行为学家的意见，不久便从别的动物园引进了几只美洲豹投放进了虎园。这一招果然奏效，自从美洲豹进了虎园的那天，这只美洲虎就再也

躺不住了。它每天不是站在高高的山顶愤怒地咆哮，就是有如飓风般俯冲下山冈，或者在丛林的边缘地带警觉地巡视和游荡。老虎那种刚烈威猛、霸气十足的本性被重新唤醒。它又成了一只真正的老虎，成了这片广阔的虎园里真正意义上的森林之王。

一种动物如果没有对手，就会变得死气沉沉。同样，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手，那他就会甘于平庸，养成惰性，最终导致庸碌无为。一个群体如果没有对手，就会因为相互的依赖和潜移默化而

建盖了豪华的虎房，好让它自由自在地生活。虎园里森林茂密，百草芳菲，沟壑纵横，流水潺潺，并有成群人工饲养的牛、羊、鹿、兔供老虎尽情享用。凡是到过虎园参观的游人都说，如此美妙的环境，真是美洲虎生活的天堂。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从没有人看见美洲虎去捕捉过那些专门为它预备的“活食”，也从没有人看见它王者之气十足地纵横于雄山大川，啸傲于莽莽丛林，只是耷拉着脑袋，睡了吃，吃了睡，一副无精打采的熊



谢天

●陈之藩

在小时候，每当冬夜，我们一家人围着个大圆桌吃饭。我经常坐在祖母身旁，祖母总是摸着我的头说：“感谢老天爷赏我们家饭吃。记住！饭碗里一粒米都不许剩，要是糟蹋粮食，老天爷就不给咱们饭吃了。”

刚上小学的我，正念一些打倒偶像、破除迷信的课文。我的学校就是从前的关帝庙，我的书桌就是供桌。我曾给周仓画上眼镜，给关平戴上胡子。祖母的话，老天爷什么的，我觉得是既多余，又落伍的。

不过，我却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为这饭确实是他们挣来的，这家确实是他们建立的。我感谢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谢渺茫的老天爷。

祖父长年在风雨里辛劳，祖母每天在茶饭里刻苦，他们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

珠，才能捡起田中的麦穗，为什么还要谢天？我，一个小孩子，混吃混玩，却为什么不感谢老天爷？——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心中是个谜。

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敦浏览爱因斯坦的《我所看见的世界》时，才得到一种新的领会。

我在读这本书时，看到爱因斯坦对谢天的看法。比如：在与原子之父波尔的争辩中，爱因斯坦不忘赞美波尔；在数学大师劳伦兹的纪念会上，他的谦卑的致词更使人动容。我忽然发现爱因斯坦想尽量给人一个印象，相对论不是甲发明的，就是乙发明的，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相干似的。就连《相对论》本文中，爱因斯坦也会忽然天外飞来一笔：“这如不是劳伦兹，就不能出相对论！”像爱氏这种不居功的态度，实在是史册中少见的。爱

因斯坦感谢了这位，感谢那位；感谢了古人，感谢今人，就是不提他自己。

我就想，为什么立功者偏不居功？像爱因斯坦之于相对论，像我祖母之于我家。

几年来自己到处奔波，挣了几碗饭吃，做了一些研究，写了几篇学术文章，真正做了点事以后，才有了一种新的觉悟，即无论什么事，得之于人者太多，出之于己者太少。因为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感谢天吧。无论什么事，也需要先人的遗爱和遗产，众人的支持与合作，机会的等候与到来，这些缺一不可。越是真正做过一点事，越是感觉到自己贡献的渺小。

于是，创业的人都会自然地想到上天，而败家的人却无时无刻不想到自己。

（任南欣摘自兰大出版社《精致小品——抒情哲学》一书）

丧失活力，丧失生机。一个政体如果没有了对手，就会逐步走向懈怠，甚至走向腐败和堕落。一个行业如果没有了对手，就会丧失进取的意志，就会因为安于现状而逐步走向衰亡。鳗鱼因为有了狗鱼这样的对手，才长久地保持着生命的鲜活。美洲虎因为有了美洲豹这样的对手，才重新找回了逝去的光荣。有了对手，才会有危机感，才会有竞争力。有

了对手，你便不得不奋发图强，不得不革故鼎新，不得不锐意进取，否则，就只有等着被吞并，被替代，被淘汰。

许多的人都把对手视为是心腹大患，是异己，是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马上除之而后快。其实只要反过来仔细一想，便会发现拥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反而倒是一种福分，一种造化。因为一个强劲的对手，会让你时刻有

种危机四伏的感觉，它会激发起你更加旺盛的精神和斗志。

善待你的对手吧！千万别把他当成“敌人”，而应该把他当做是你的一剂强心针，一副推进器，一个加力挡，一条警策鞭。

善待你的对手吧！因为他的存在，你才会永远是一条鲜活的“鳗鱼”，你才会永远做一只威风凛凛的“美洲虎”。

（嘉禾摘自《广东公安报》第155期）



●叶辛

钱伟长， 从七房桥走出来

从前，有一个青年，逃难来到太湖边上的崑崑山。

这个青年姓钱，当时只有十几岁。原来他随父母亲居住在嘉兴的北门外。只因为元朝打败南宋时，苏州、无锡、嘉兴沿太湖一带，都曾有反抗。故而大量的田地抛荒，大批民众被杀，大小城镇遭毁，一片凄惨景象。父母亲死于战乱的逃难途中，钱姓青年侥幸逃生，迫于生计，只得到无锡南坊前镇的陶家，当了上门女婿。细算起来，这是六七百年前的往事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上门女婿生了两个儿子，在他四十岁时，妻子去世了。他就和陶家的族长商量，让他的大儿子姓陶，续陶

家的香火，继承陶家的产业。让他的小儿子归宗钱氏，仍姓钱，不带走一文家产，另辟门户。将来，无锡的钱陶两家不通婚。陶氏家族恩准了他的提议，他就带着小儿子离开了南坊前镇，顺着梁溪往东走。

他们父子俩，身无分文，走到哪里去呢？

翻开江浙地图，可以看到，苏州、无锡、湖州，挨着有名的太湖，是标准的鱼米之乡，春天来了，河网密布，鸟语花香，只要有一双勤劳的手，饿不死人。

梁溪通太湖，它有一条小河稍稍拐出去，叫啸傲泾。这三个字不好讲也不好写，也有人直呼做道遥津的。

离开陶家的父子俩，到了啸傲泾就定居下来。

这里有万亩高地，因为高出周围远远近近良田五六米，水抽不上去，故而虽然地处水乡，也都荒着。居住在这里的农户，大多是因战乱避难而来，只能靠天吃饭，一遇干旱之年，只能唉叹老天的无情。

父子俩就在这里安下家来。在当陶家上门女婿的那些年里，他学了一手好木匠活。住下来，他们父子也不种地，专门做了水车卖或是出租。

那万亩高地，有了水源，秋季的收成也便有了保证。春夏之交农忙之时，买下或租了他们水车的，父子俩要去给农户安装，